

往事如昨

我当班主任

小非

几十年前，看过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，那篇小说位居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冠，声名卓著，至今记忆犹新。说起来，我也有过一段当班主任的经历，虽然短暂，却很有意思。

我们那所学校设立于1958年，20世纪80年代初叫烟台地区劳动局第一技工学校，第二技工学校远在东边的威海。1987年威海从烟台析出设立地级市后，学校改称烟台市劳动局技工学校。不过，老烟台街的人，一直叫它劳动技校。

彼时烟台商业、轻工、纺织、电子、水运、黄金等许多行业，还办了不少系统内的技校。不过，无论办学规模还是教学质量，都无法与劳动技校同日而语。就是在全省甚或全国技校中，我们那所学校也排在前列。

劳动技校除历史悠久以外，关键还是实习工厂过硬，万能铣头曾为国内翘楚，供不应求；改革开放之

上任第二天早上，预备铃还未响起，我就向教室走去，新官上任，怎么着也得先摸摸情况。爬楼梯时，就听见闹哄哄的声音；上到三楼，只见走廊里黑压压的一片。我拨开人群问怎么回事儿？班长赵军回答，锁眼被火柴棍堵住了，门打不开。好在学校的实习工厂规模大，锤子、凿子很多，我立刻让他到保卫科借来工具把锁砸开了。

学生涌入教室后，我说这样得了，既然找不出谁堵的，那就每人扣一毛钱，咱们买把新锁，大家面面相觑不做声了。我们学校学生两周理论课，两周实习课，每月每人有六块钱实习补贴，若有违纪违规，可以扣发。这样做虽然无甚依据，可当时大家也都这么干了。

当天晚自习后，我躲进了对面教室，想抓个现行。熬到午夜，夜班实习的学生都回宿舍了，依然毫无动静，我只得打道回府。第二天一

八四级铸造专业两个班三十六人，一水儿男生，几乎都是1968、1969年出生的，小我一轮左右，彼时正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属于心理学中的青春叛逆期，天不怕地不怕。

我接班主任后，语文课还是原来的女老师上。某日她气呼呼地跑到教务处告状，说我怂恿班里的学生折腾她。她本来就对我有意见的，当初给职工补习文化时，我们俩分别教一个班，由于其方言口音较重，不易听懂，实习厂的工人纷纷要求让我这个“小老师”替换她。工会找教务处后，她只得黯然离场，由此积怨。

教务处把我找去，我这才知道，原来几个调皮的学生把讲台的四个角分别垫了一块立着的砖头。那位女老师个子矮，进屋后发现自己只能露出半张脸，气得哭着离开教室不上课了。

初，时任校长高敬民抓住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的机遇，开发的农机齿轮箱大量出口美国，很快成为山东省机械产品出口第二大户，仅次于济南第二机床厂，大名鼎鼎。齿轮箱箱体为铸铁件，学校的铸造专业自然也是响当当的。

技工学校为半工半读，“工”不仅需要场所，更需要稳定的产品，如此学生方可在实习中逐步掌握操作技艺。后来许多一哄而上的县办技校，由于缺乏这些条件，仿佛缘木求鱼，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

1985年初春，八四级铸造专业班主任王老师调往市直机关，我接了他的缺。然而初时教务处对我不感兴趣，觉得我有些散漫，不是班主任那块料。王老师四处为我说项，学校工会副主席王可庆代表主席刘之善也找到教务处沟通。

我与工会结缘，源于职工文化补课。1982年1月，全国职工教育委员会和全国总工会等五部门，发

大早，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又去趴着，还是没有结果。

预备铃声再次响起后，锁眼又堵上了。我大为光火，只得继续扣钱。当晚我干脆蹲守了一夜，然而还是连个人影也没看见，但是锁还是堵上了。我对大家说，既然学生们还要堵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刚当班主任，总去保卫科借工具嫌丢人，干脆这次每人扣五毛钱，买锁之外顺带买把锤子，赵军再去车间找截废钢筋磨磨当凿子，每天吃完早饭你先来砸锁。

这天晚上，我也不蹲守了。教务主任本来就对我有些看法，如今更不满意了，说你每天早上在走廊里又敲又砸，闹那么大的动静，到底能不能干了，人家王老师怎么就没那么些事儿？我说，要不你换人。教务主任被我噎住了，其实他也不好找人。当铸造专业的班主任，谁都怵头。

其实，学生恶作剧与我何干？我曾试图与她修复关系，让班长代表全班给她道歉，然而毫无效果。旧怨未平，又添新堵，岂是一声道歉可以了结的？

不久，学生们又给我上了眼药。八四级铣工班有个掖县（今莱州市）籍的学生与我们班孙洪军交往不错，他的同乡在大东头的黄金技校读书，某日找到他说受了欺负，想找人“报仇”。孙洪军知道后回来一招呼，全班集体出动，黑压压的一片。那边的几个学生一看傻眼了，提出和解。

铣工班那位学生说，和解可以，得给我们买五十个罐头，两大罐散啤。对方拿不出来，这边就要动手。结果黄金技校报警了，我们班的学生被驱散。好在没有动手，未造成恶果。学校保卫科得知情况后，狠狠地收拾了他们一顿，捎带着把我这个班

出了《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》，要求1968—1980年的高中生须全部回炉，重新核发文凭。这个要求并不为过，譬如彼时的高中生，就曾被戏称为“高中牌子、初中本子、小学底子”。

学校实习工厂人员逾千，很多人都在补课范围，工会委托教务处组织教学，我一炮打响，学员对我这个“小老师”评价极佳，语文之外，后来历史、地理也让我教，甚至把政治课也交给了我，最后考试通过率甚高，由此入了工会主席的“法眼”。他是党委委员，级别高于教务处主任，他的话自然管用。

我就这样当上了班主任，当然过程是后来王老师告诉我的。他当时是公共课教研组长，我在其麾下，他对我很欣赏。不过，要是早知如此大费周章，我肯定不干了，毕竟班主任这种“小官”我还是不屑的，唯一的吸引力是那六块钱的补贴。

学生们就这样和我捉迷藏，一连堵了四天，直到第五天方才作罢。我抱拳对大家说，诸位的下马威本人领教了，我也没什么高着儿，反正每个月你们都有补贴，扣就是了。大家忙说，不堵了老师，谁堵我们砸谁！大概，这套把戏他们终于玩腻了。

说起来，就是经验丰富的王老师，也被他们耍弄过。学生住校，早晨6点要出操，可很多学生想睡懒觉，他只得天天去敲门，敲了老半天，大家还是懒得起来，气得他用手掌猛拍。某晚，有间宿舍的学生为了捉弄他，从里向外在门板上钉了十多个钉子，钉子尖刚露出头，不仔细看不出来。

第二天早上蒙蒙亮时，王老师又去拍门，一掌下去，满手血淋淋的，疼得他直哆嗦，学生们乐得哈哈大笑。他十分恼怒，软硬兼施，也没查出是谁干的，与堵锁眼一样，也成了桩悬案。

主任也冷嘲热讽了一番。

然而，这帮学生真不是省油的灯，不久又因踢球与八三级钳工、铣工班学生发生争执。孙洪军叫骂引逗对方，胡岱胜冲在前面一脚踢了过去，郝广忠、刘庆功带着大家蜂拥而上，甚至砖头也举了起来，那气势顿时把高年级学生也吓住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铸造说白了就是翻砂，技术含量虽然很高，然而又脏又累，不过也很锻炼体力。理论课与实习课对半，一个学期两个多月的重体力劳动，这帮年轻人肌肉强健了不少，没事儿时总想宣泄一下，惹了不少麻烦……

然而，他们都很“仗义”，许多出格的事儿很难落实到具体人身上，大家一起担着，谁也不告密。

学生这种状态，老师的引导就显得很重要。

四

我们学校学生宿舍楼彼时老旧，下水管道太细，经常堵得污水遍地，总务科头痛不已。无奈之下，学生科规定，一律不准把饭菜拿回宿舍吃，每餐由两位教师在餐厅门口轮值，以免残汤剩羹堵塞管道。

如此，餐具只能存放餐厅，由于条件简陋，一千多名学生的碗筷放在里面，经常发生混乱。不过，一两餐后，说不定又转回来了，或者干脆将错就错，老师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某次我们班俞盛的餐具遍寻不见，随手拿了别人的碗筷想去打饭，结果恰被主人撞见，发生了争执。学生科的人闻讯赶来，指责他偷东西。俞盛不服，顶撞起来。

这件事儿越闹越大，学生科坚持请家长，还要给其处分。我认为有点小题大做，拿人家餐具固然不对，然而也有客观原因，不分青红皂白上纲上线，不仅不利于教育，还容易激化矛盾。

我坚持批评教育几句算了，学生科不依不饶，还通过教务处给我施压。我直接找到党委副书记席士金，他也是职工文化补习班的学生，一番陈述后，席书记认同了我的观点。我倒不是媚俗讨巧，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娃，这算什么大错？所谓年轻人犯错误，上帝都会原谅。由此我在学生中增加了不少威信，他们自然很听我的。

1985年初秋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，学校组织了歌咏比赛。多数班级都是《大刀进行曲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，虽然雄壮有力，然而人们耳熟能详。我琢磨要唱出些特色，得有些新意，于是选了《太行山上》。那首歌有点难度，一般都是专业团体演唱，至少需要两个声部。

我找到教化学的张老师帮忙排练，她是青岛人，会拉手风琴，在我心目中是有点音乐天赋的那种人。我们班学生心齐，干什么都会拧成一股绳。练了一阵后，张老师说我看差不多了。为了保密，我把全班拉倒白石村南面的山上预演了一次，深沉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里，令人振奋。我心中有了数了。

歌咏比赛那天，轮到我们班时，大幕徐徐开启后，三十六个精壮的小伙子身着蓝色工装挺立台上，阳光灿烂，歌声未起，已是掌声一片。突然，他们齐刷刷地同时摘下了帽子，一大片“光头”顿时呈现在观众面前，锃光瓦亮，甚博眼球，掌声热烈得甚至有些疯狂了，那些女生鼓得格外起劲。

这一幕把我也惊呆了，没想到学生们竟然搞出这么一招儿。其实他们早就策划好了，只是一直瞒着我。头天晚自习结束后，就在宿舍里全部刮成了“马蛋”，要的就是出人意料的效果，第一名自然非我们班莫属。当然我们的歌也选得与众不同，唱得也是气势非凡。个别领导虽然对剃秃子不以为然，也难违众意。

后来的登山比赛，我们班也是全校冠军。我就站在半山腰上，只要从我面前经过，我就递块巧克力鼓劲。当然，费用还是从实习补贴列支，谁违纪扣谁的，然后用于众人，大家也是心服口服。别的班学生羡慕不已，说是翻砂的那拨有巧克力吃，彼时巧克力还是稀罕之物，我也是找了四处商店才凑齐的。

……就这样，我和这拨学生有了感情。遗憾的是，我只当了不到一年班主任，就借调到原山东省劳动局写材料去了，再也没回到教学岗位。这拨学生后来也几乎全部改行，只有崔德君一直坚持着，如今已是圈内技术大拿。

我与他们成了好朋友，他们也一直把我当成哥们，亦师亦友，几十年来经常凑到一起喝酒吹牛。我始终不知道是谁堵的锁眼，他们告诉我，其实下晚自习时锁眼就堵上了。

我恍然大悟，班长管锁。他们说班副王大庆也管，体育委员姜福强也愿管，我糊涂了。每次喝酒时，他们都说老师喝了这杯就告诉谁堵的，然而过后又不认账了，看来这辈子只能是个谜了。